

文史故事

咱辽宁宝贝登上《国家宝藏》

文化大讲堂

辽宁省博物馆作为国内九大博物馆之一,所藏历代文物成千上万,价值连城的珍稀之物不可胜数,而今入选央视《国家宝藏》节目的为三件:“北燕冯素弗墓出土之铜鎏金木芯马镫”、《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卷》(又名《万岁通天帖》)和《宋人摹顾恺之洛神赋图》。这三件辽博藏品究竟有何独到之处,才能浓墨重彩地呈现于国人面前呢?辽宁资深考古学家王绵厚(原辽宁省博物馆馆长)与冯永谦先生为您揭开这三件辽宁国宝入选的身世之谜。



铜鎏金木芯马镫



《宋人摹顾恺之洛神赋图》



《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卷》又名《万岁通天帖》

铜鎏金木芯马镫
享誉世界的“中国发明”

在马镫出现以前,人们骑跨于裸马的背上,仅靠抓住缰绳或马鬃并用腿夹紧马腹使自己在马匹飞驰的时候不致摔落,但这种方式是很不可靠的。马镫的发明,使骑兵的双脚有了强劲的支撑点,骑者更容易在鞍上坐稳,战马更易驾驭,人与马连接为一体,骑在马背上的人解放了双手,骑兵们可以在飞驰的战马上且骑且射,也可以在马背上左右大幅度摆动,完成左劈右砍的军事动作。这样一来,马匹不仅可用于迅速集中力量,而且能投入作战,利用马匹的速度进行正面冲击成为可能,骑兵的速度优势可立刻转化为生猛骇人的突击力量!

三燕王朝大规模使用金属马镫,改单镫为双镫,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改进后的马镫迅速由辽东传入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谁先配有这种装备,谁就有可能在战争中迅速掌握主动权,这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在日本“古坟时代”的墓葬中,就出土了大量随葬的马镫。后来,三燕马镫又由中亚传入欧洲,居然引爆了一场声势浩大、脱胎换骨的军事革命。公元580年,拜占庭国王提比略二世亲自训练骑兵,特别强调必须使用铁制马镫,这是欧洲文献资料中第一次提到马镫。

1965年与徐秉琨先生一道主持发掘北燕冯素弗墓的冯永谦先生表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副马镫是经补修后才恢复原貌的,这份有明确纪年(公元415年)的马镫能历经千年保持到今天,殊为不易。冯永谦回忆说,冯素弗墓最先是被盗掘的。当年,北票西官营子公社一些村民发现此墓后,撬开了墓上的两块条石,

拿走了印章、青铜虎子、鸭形玻璃注等“值钱陪葬品”,对置于墓室北头已朽烂成堆的铠甲、马镫却未予理会。当晚,盗墓者被举报,公社民警将其拘押,所盗文物悉数收缴,冯素弗墓虽遭破坏,文物却幸免于难。“当时,这件马镫的木芯与包在外边的鎏金铜片大部分脱开了,大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拿出墓室后将铜片扣上复原后,才知是马镫。马镫的木芯局部已烂成木头渣了,朽坏处后来给补上了。如果当时这副马镫被盗墓者拿走、破坏,可能就无法辨认了。”冯永谦表示。

《万岁通天帖》
中国书法史上的丰碑

言及《万岁通天帖》的艺术价值,王绵厚的看法是:中国文字的发展完善过程如下:从殷商的甲骨文、盛行于周代的钟鼎文(又称“金文”),春秋战国时期的大篆、秦统一六国后的小篆、汉代的隶书(东汉章帝时出现草书)、魏碑、唐楷,之后逐步形成了今天的规范汉字。王羲之正处于中国文字由草书、行书至楷书的演化进程中,他主要写行书,但其楷书也很好,王羲之与王献之父子二人,在中国文字的转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国书法史上,“书圣”王羲之是一座至高无上的巅峰,许多法帖中都收有他的书法。辽博珍藏的唐摹本《万岁通天帖》中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法,临摹者深得王氏父子书法之精髓,很可能出自唐代大书法家褚遂良、欧阳询之手,故有“仅下真迹一等”之誉,加上此帖附有历代名家题跋,又被收录至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编著的大型著录文献《石渠宝笈》,价值之高不言而喻。“所以说,《万岁通天帖》是

无价之宝,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丰碑!”王绵厚定论道。

“《万岁通天帖》虽是唐人摹本,但基本保存了王氏书法的神韵,依然是稀世之宝,这大概是央视能在辽博众多的珍贵文物中,选中此帖的重要原因吧。”冯永谦释疑道。

《宋人摹顾恺之洛神赋图》
价值连城

谈到宋摹本的顾恺之《洛神赋图》,冯永谦介绍说,此画的创作蓝本源自“建安七子”之一曹植的名作《洛神赋》。曹植虽然命运坎坷,地位远不及其父曹操、其兄曹丕,但其文学成就却高于父兄,代表着那个时代文学发展的高峰。东晋大画家顾恺之依据曹植的《洛神赋》作画,以赋入画,以画见意,其《洛神赋图》体现了早期中国绘画的特点,山川树石画法古朴,人称“人大于山,水不容泛”,意指在绘画中,人物塑造比山还大,流水不会有波光粼粼的浮动之感。“在东晋之前的战国、汉代无绘画,只有壁画,画法也不一样,如果说王羲之开创了一代书风,顾恺之则开创了一代画风,这之后,中国传统绘画才有了‘手卷’。曹植是文学史上的巨擘,顾恺之是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大师,可以说,这幅《洛神赋图》是两位‘巨人’的‘联手’之作,非常珍贵。”冯永谦说。

冯永谦认为,《洛神赋图》是宋代摹本,很可能出自宋代大画家李公麟之手,几经战乱能流传至今的宋画,价值连城。宋代的《洛神赋图》摹本,传世的有六件,优劣互见,唯有辽博珍存的这幅《洛神赋图》技法高超,且有历代名家题跋,是被公认的善本佳作。

文图据《辽沈晚报》

丁宝楨“智除”安德海

文/不老松(本报资深记者)
图/资料图片

同治八年八月初六,也就是公元1869年,大清朝发生了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后宫太监总管安德海在山东被人杀了,而杀他的人就是山东巡抚丁宝楨。而丁宝楨明明知道安德海是慈禧身边的“红人”,为何就敢将此人就地正法呢?

话说身为太监的安德海生于1844年,自幼净身入宫,长相俊俏,聪明伶俐。咸丰皇帝驾崩后,他为慈禧“垂帘听政”立过大功。慈禧坐稳根基后,论功行赏,安德海很快成了太监总管。由于两宫皇太后是女流,见面大臣不是很方便,所以许多命令、指令都需要他去传达。于是,得意忘形的安德海开始干预朝政,开始了他“自作孽,不可活”的人生旅途。

先是1868年冬天,24岁的安德海在北京大摆酒席,娶徽班名旦角、19岁美女马赛花为妻,上演了一幕“太监娶妻”的丑剧。慈禧太后得知此事后,不但不制止,反而特地赏赐白银一千两,绸缎一百匹。再次,安德海仗着慈禧的宠爱,根本不把年幼的皇帝同治和相当于内阁总理的恭亲王奕訢放在眼里。此时,在宫内乃至北京城内,没人能管得了安德海。骄横惯了的安德海又想出京抖抖威风,想以皇帝大婚采办龙衣为名下江南。经慈禧太后批准,一个太监成了钦差,坐着龙船大摇大摆出京了。

可安德海这次下江南,并未携带钦差的凭证。他一路张扬到了山东境内时,德州地方官赵新很是不解:既是钦差过境,却为何未接到“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手下的护兵购买物品也未出示“传牌勘合”(按:清朝奉命出京的军人由兵部签发,途经各地可凭勘合由地方官府供应物品)。赵新立即将此上报巡抚丁宝楨。

丁宝楨生于1820年,33岁考取进士,从此为官多年,一向廉洁刚烈,是个眼力不揉沙子的正直官吏,最见不得小人得志的猖狂太监安德海。见赵新手握安德海的违反大清“祖规”的把柄,丁宝楨便命令手下的州、县,只要见到安德海,立刻擒拿。

1869年8月2日,安德海在泰安被知县何毓福抓获,与其随从陈玉祥等三人随即被先行押往济南,由丁宝楨亲自审讯。拿到安德海的口供,丁宝楨即写好奏章,让快马直接递交军机处,军机处当然是恭亲王做主。他马上给丁宝楨发密谕,内称:“该太监擅离远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官禁而做效尤。”丁宝楨断言:如果将安德海带回北京处理,只要慈禧太后说一句话,多半死不了,必须快刀斩之。于是8月7日,丁宝楨亲自验明正身,将安德海就地正法于济南。

丁宝楨敢在“太后头上动土”的惊人之举,一时震惊朝野,曾国藩赞叹丁宝楨为“豪杰士”。权阉安德海伏法,也使得朝野上下人心大快,一时“丁青天”之誉传遍民间。而慈禧怕犯了众怒,也就没有追究丁宝楨,只得不了了之。



安德海(左一)与慈禧在一起。